

白采遺著

絕俗樓我輩語

上海開明書店發行

一九二六年十二月付印

一九二七年二月出版

我與我輩語

實價二角五分

著者 白 采

發行者 開明書店

印刷者 友文印刷所

一九二七年十二月再版

一九二八年八月三版

發行所 開明書店

上海四馬路望平街

絕俗樓我輩語卷一

己酉庚戌之間，走始作詩，略無師授，篝燈自課而已。鄰士有投余白牡丹一本者，率吟十六絕句酬之。以示彭芸史君，芸史君激賞之，有賜和之作，今俱散佚。余一絕云：『名花曾許接殷勤，富貴生來早出羣，見面分明簾影內，錯疑新寡卓文君。』

佚名和韻竹支（竹支不宜和韻）云：『聽徹嚴更懶獨眠，竹支低按缺瓜船，無人肯共江邊戲，翦個羅圈賽月圓。』自是聰明女子語，猶恨不如皇娥歌：『乘桴輕漾着日傍』耳。宣室志載有長慶王先生，女七娘，能翦紙爲月。酉陽雜俎亦載唐道士女紙月之事。

彭芸史有題余憶花詩云：『秋風昨夜動相思，紅袖青衫事總違，兩字因緣偏是恨，一生邂逅轉成悲，空教有約差今日，尙覺多情戀去時，讀罷君詩曾眼見，爲渠狂殺爲渠癡。』又感舊寄余有句云：『去後差池新燕侶，問伊何事到天涯。』讀之皆使人惆悵無已！

余有題廬山四詠圖句云：『佳景忘言自可怡，探奇何事費吟詩，淵明故里柴桑住，五字廬山坐見遺。』又有詠海棠云：『海棠不入少陵詩，未載紅梅屈子詞，亦似廬山本奇絕，淵明五字偶忘時。』

壬子彭芸史吳蘋汀均有和余蝶詩，芸史有『占盡江南粉一肩』之句。

吳蘋汀游春句云：『一天風雨添春恨，隔苑深紅蝶翅長。』麗句也。春柳句云：『東風綰別恨無窮。』亦可取。近又有白門春感四絕，有句云：『怕見白門門外柳，年年帶雨並潮生。』尤佳。又嘗有心字八律，韻脚每句皆押心字，待函索再錄。

有人題余畫山水云：『山川清絕筆邊傳，相約閒時共莞然，願待明年種蓮子，萬花裝滿畫中船。』（原注：『嘗愛世傳赤城韓夫人法駕導引第一疊有云：「千乘載花紅一色，人間遙指是祥雲。」故有末句。』）余憶圖中遠山如帶，近水如環，小舟寸許，容與中流，筆墨極省，何以尺幅中忽措想及萬花，直妙悟也。——雲仙雜記：洛陽人家寒食裝萬花輿，與此詩末句『萬花船』均奇麗可愛！

有人題余垂釣圖云：『從古烟波有釣徒，知君懷抱世應無，如何畫得樵青貌，也入漁家樂趣圖。』余當時擬改後二句爲『也畫』共入，然失原詩之意矣。幼嘗臨漁婦曉妝圖，不覺情移。誠得素心人，詎敢屈爲樵青耶？

余詠花詩，不喜用焚香飲酒等事。如詠海棠云：『相賞名花正酒醒。』城西折梨云：『正是酒醒江上路，梨花相映劇神清。』供梅云：『禁婢朝焚玉鼎香。』尤喜日中花色。嘗愛古人『日高花影重』、『花氣襲人春晝永』、『蝶衣曬粉花枝午』等句。亦自有玩花詩句云：『隔院鐘初午，開軒酒恰醒。』惜此等境會，解人蓋寡矣。

壬子秋月倡和詩甚多，而以秋字韻爲最。計十數往還，共詩二十餘首。先是余寄芸史登臨長篇，芸史報余以登塔之作，旣而龐美仙和韻詩亦至，余遂步成數首，分簡諸人，并索吳□□同作，自是郵筒匝月不絕於道矣。又得驥郎似一首，郎似年最幼，而詩特佳，可畏哉！今□□原倡及其疊韻諸作，均已散失，惟憶一聯云：『金猊香燼三更月，鐵馬聲敲萬戶愁。』執牛耳洵無愧已。美詩亦失去。惟吳詩尙完好。此君詩最多，其二首見贈有『明月青山都』

入夢，白雲紅樹儘生愁，『及』『南望斯人天更遠，雲邊歸雁去悠悠』之句。時余方索居，認荷推借，顏汗極矣。又迴文一首云：『殘星幾點三更漏，落月傳情動客愁，寒雁怯過新淀水，冷蟾悲渡夜搖舟，丹林幾處紅荷岸，碧草千層白露洲，看影對雲秋色暮，蠻烟遠隔路悠悠。』此詩綺練天成，正反俱佳，如『暮色秋雲對影看』，『岸荷紅處幾林丹』，『水淀新過怯雁寒』，『漏更三點幾星殘』，皆不費力，自臻巧妙。君美姿容，有璧人之號，夙以麗才見稱。余讀其詩箋，戲贈云：『後身金粟前身月，盡見吳郎說可憐。』倘所謂文成好女，廣平梅花者耶？

『荒草青烟故國秋，憂時恨別枉登樓，銅駝竟灑中原淚，汗馬旋生絕塞愁，獨倚危欄悲跌宕，羣從高會擅風流，河山底事新亭泣，觸念西風壯思悠。』此□□遙和諸君登塔之作也。通篇善寫樓字，及不預勝會之意。時共和粗定，蒙藏有警，項聯用筆卻極有力。

余和人會城登塔詩，疊韻十數篇，皆散漫不錄，亦緣珠玉在側，覺我形穢也。昔人詩話，專用說詩者無論已。間有僅藉爲感舊懷人，或黨同伐異者，故所錄詩不必盡佳。余此刪所載平生經遊相識之詩，均略尙選裁；至於自錄之詩，則多係散失刪棄之作，聊備遺忘，以爲

談助耳。

世說『孫興公作天台賦成，以示范榮期云：「卿試擲地，要（當）作金石聲。」范曰：「恐子之（此）金石，非宮商中聲。」然每至佳處，輒云：「應是我輩語。」——今拙輯遂襲此，署曰我輩語。

蘋青一聯云：『遠水淪漣浮一塔，歸雲撩亂現千山。』寫景澹婉，靈動有情，使人愛殺清才如許。

品口山院感秋中二聯云：『莫令飛花隨水急，但看明月照人勞。』夜聲漏盡蟲聲切，天闊星稠樹影高。』郎似曾屬余書入絹扇。（宋丁昌竹坡句云：『夜長月冷蟲鳴切，天闊風高雁過遲。』不及口口寫出秋夜陰森之景，使人難畫也。）

口口友聲集載女子徐碧閨情一首，中二聯云：『花開舊院慵追蝶，塵滿妝臺懶畫蛾。』一水盈盈思北渭，三生了了夢南柯。』頗可賞。

成口口號二如居士，幼時與余等稱五子之一也。五子，鹿，虞，有，口成，與余。『野水浮山脚，閒雲

紉石腰』句，又『四壁秋山人影靜，一庭明月雁聲寒』之句。君爲□□之甥，學作詩歌獨先，惜余時荒嬉，未及多錄，頃聞學商於某地，以瘋狂歸。

古詩云：『漢兒學得胡兒語，爭向城頭罵漢人。』嘗訪□柳□於□校。校例授課時，必俟通名始見。余立外廂久之，有美丈夫初學英語，向余喃喃相譴。意未盡通也。余驟然作色曰：『凡婢雙聲。』其人亦不知余所云，以爲必報己也，竟赧然去。蓋余戲引洛陽伽藍記李元謙調郭冠軍家婢春風語也。本期賺此豸一怒，乃竟不然，遜春風遠矣。凡凡或作此婢云。□平□亦嘗訪柳□如余所值，其時□□僅略通英讀，聲牙數十字報之，本無所謂，其人以爲不勝，悔而遁。□□爲余言如此，前後頗相類。乃知鸚鵡罵人，不必盡善人言者也。頗有宿儒亦受此窘迫者，故備述之以資捧腹，安得使此曹輕薄，盡遭我曹狡獪哉？

□□負笈會城。癸丑夏，余買舟過之。席間見余此輯，喜錄其甥□□□，并學友呂茗舟詩見示，且屬余錄入冊中。此其意未可輕負。其甥□□詩已見前。惟□君詩，至今未錄。憶余贈平□詩：『頗知疏懶愛名流，』自愧前言多矣。頃檢得存藁，余愛其『徑外風來驚蝶去，』

湖中波起壓鷗沈。一聯想見曉鐘上學時也。昔隨園愛稱其同鄉某觀察，過冷水舖云：『白鷗傍漿自雙浴，黃蝶逆風還倒飛。』與□君句均可畫。□君南岩人，得超名。

余有句云：『莫言飄泊狂夫慣，愛遣相思忍不歸。』聞者絕倒。

昔林和靖曾自作摘句圖；余弱冠前詩，多焚棄不自惜，輒就所記憶作棄句圖。七言云：

『愁見深山紅蝶舞，暝聽叢翠雨鳩呼。』（過青灣山麓）『雲滿窗楞烟滿樹，月生山罅風

生樓。』（夜訪山居留宿）『微刪竹色通書幌，學種梅花出步檐。』『園庭露重花禁冷，山

澤人閒夢亦清。』『雲移雁過人人字，月照蛛抽乙乙絲。』（以上雜句）『散罷香螺鸚鵡舌，

燒殘寶鴨鷓鴣斑。』（寄人）『千峯雲氣占晴雨，一徑幽棲長薜蘿。』（寄山居）『過市影隨燈

出入，臨橋月照水東西。』（夜入山市）『吟蟲靜夜中天月，縱鶴晴朝滿地霜。』（秋寺）『風輕

曲沼魚知樂，晝永虛堂鳥自親。』（春日閒居）『風敲老桂凍欲折，雨壓瘦竹烟相扶。』（秋山

月照高低路，野寺門當長短松。』（一天明月懷人意，雨界山河覽古心。』（以上雜句）『久經

世路減狂態，驟入歡場無戒心。』（招宴）

編者按以下缺七行

五言如：『長波千里白，微雨四山青。』（觀

漲。『午雞歸牧笛。夜馬遞官郵。』(背郭)『漏壺春滴凍。藥鼎日融烟。』(書齋)『樹暗天邊霧。燈搖檻外風。』(江樓夜飲)編者按以下缺三行大抵格意卑近，無足存，稍可取者亦多流於香山放翁止耳。(香山放翁皆卓然大家，此惟指其滑易者耳。)

壬子有蘇格蘭人授余新約書，屬依原書章節，各繫小詩。已脫稿數十首，旅棄去不復爲。有云：『就主則不飢，發語真超絕，如何張竹君，獨不信斯說。』(竹君，粵人，梁任公新民叢報有傳。)

佚名生日自書，其一云：『宛轉蠶絲祇自纏，傳來消息兩心憐，當時一時猶堪悔，未遣方平借鐵鞭。』一往情深，輒喚奈何！

往年撰恩怨記，皆載古人事。讀之激越，可當下酒物也。自題有『從來恩怨暗經心』之句。此藁頃盡失去，書生伎倆，堪爲鬼所揶揄耳。須俟垂老更成之，以傳世之有心人也。

異苑：『西域有鼠王國，鼠之大者如狗，中者如兔，小者如常大，鼠頭悉已白，然帶金環枷，商賈有經過其國者，不先祈祀，則嚙人衣裳也。』余別怨云：『寶髻堆雲茉莉裝，扁舟從小

住江鄉，天涯何時輕拋擲，辛苦年年祀鼠王。』聲節頗諧，用事稍僻，故不存。或以此詩作於乙卯，疑爲刺時事過矣。

嘗詠柳絮云：『顛狂不入時人眼，盡日垂青只自看。』詠蠟梅云：『可憐天漢橋邊樹，釀就名香作蠟封。』皆一時率筆，又似涉寓意，故刪之。

放翁山園詩：『狂吟爛醉君無笑，十丈愁城要解圍。』余春曉詩：『莫教怕向烟花路，萬仞愁城已慣經。』皆粗率。

口柳口有『烟籠寒翠雨初融』之句，七字蘊可藉誦。

口雲口月夜泛掉云：『寒烟漠漠柳深深，十里平湖蕩客心，漫許文章干上國，豈應身世老空林，漁舟極浦又明月，草閣西風急暮砧，瞻望關河揮涕盡，年來孤夢感難禁。』

拙詩詠農婦云：『舉世爭誇時世樣，莫將椎髻與人看。』頗寓自負意。

余讀書之所曰絕俗樓。擬題額云：『瀟灑出塵。』聯云：『獨觀大略，不求甚解。』上句王仲宣英雄記諸葛亮事，下句陶元亮五柳先生傳中語。須擘窠大字方稱，未免近夸耳。書

室則集選一聯云：『點翰詠新賞，揮金樂當年。』上句張景陽詠史，下句江文通擬謝惠連詩也。臥內則集唐一聯云：『遊山慕康樂，彈琴看文君。』上句李太白越中秋懷，下句李長吉詠懷詩也。真有前列生徒後列女樂之概。

昔人集北曲云：『萬種相思對誰說，一生愛好是天然。』上句西廂記，下句還魂記。余弱冠極愛之，行旅常書以自隨。

余舊題小照云：『遺興不忘絲竹肉，矜奇偏愛畫詩書。』又餐室聯云：『雞頭持比楊妃乳，熊掌初嘗西子脣。』曩年跡弛之迹如見。

余舊作春光好詞甚俚近。其詞云：『雲鬢髲，玉釵橫，淚珠盈。閒立樓前乍惱情，蝶腰輕。一半春光流水，怎樣恨擁愁幷。放下湘簾無別事，拭銀箏。』嘗以寄□雲□於京師，有人讀之疑余爲女子者。□□漫應之。適其人有兄未婚，容貌昳麗。遽通書其兄言之。旣遂請□□爲介，且曰：『兄擇婦苛，必若是始可諧矣。』□□歸以告余，相與大笑。其後，余再寄一闕，倚原調云：『愁薄倖，怨輕狂，沒商量。又道因人典鸛鷀，挂心腸。絮語露濃無睡，秋分寸寸宵長。小』

閣相隨閒坐久，莫貪涼。』第末戲書云：『若見前人，第報曰：『彼姝已有家矣，奈何？』』

在鍾陵日，口雲口見余詩，謂無從指其佳處。且謬許同儕一人也。口平口選友聲集，謬推鄙作列首，目爲奇品。又有新隲某君，僅席間一面，其後見余輒拜。余時與諸君皆弱冠耳。諒非謫仙之才，輕致賀監之譽，祇愧而已。

太白『朝辭白帝，』通首本酈道元水經注，可知詩化古語，便成絕唱者，正不少也。

余詠木筆花云：『中書原未稱，不受管城封。』又云：『如今不是夢，親見筆生花。』均逮事得體，又恰詠木筆花。然詠花詩如木筆金錢之類，皆不若以韻勝。（李玉溪之木蘭，陸蒙叟之白蓮等作。）刻畫雖工，決不能爲花傳神寫照，且尤易雷同。數年前乃竟屢有此等詩，遂至長令李陸笑人，後不復爲矣。

余有『鐘聲一路入招提』之句。略似漁洋所賞浮屠止函句：『一路沿鐘到淨慈。』（止函本名士徐繼恩。）

幼詠梨花有句云：『正似文君新寡後，滿身巾幘月明中。』如此作詩，神采減損盡矣。

又云：『虢國蛾眉常淡掃，明妃玉淚自輕彈。』亦不佳。拙集中詠梨花自有較佳之作，茲不錄。

有懷一女子許姓者，後以詩寄余，僅答以『奈何許』三字，人以爲工。晉讀曲歌中語也。余東湖曲有云：『東湖之渭水如縠，東家之女貌如玉。』卽指此。

人日友問余『作詩未』。余笑曰：『一二三四五六七。』友以爲戲，漫應曰：『七日矣。』不知此本羅江東京中正月七日立春詩句也。唐人詩乃惡劣至此等境地，尙得言詩耶？

憶少時讀書某祠中，暇日效竹枝數闕，至口不能讀，可笑也。錄三首云：『紅菱池邊歌竹枝，白練湖邊唱柳枝，竹枝柳枝兩愁絕，縱有心情君不知。』月兒高高入雲，城北城南心憶君，望郎不見上城北，月暗城南路不分。『鳳凰池，鳳凰池，皆祠旁水名。』歲歲橋邊柳色嬌，一種娉婷人去後，離情密緒各條條。『紅菱池，白練湖，鳳凰池，皆祠旁水名。』

□平□初至京師，作江南春長篇寄余，有句：『金鞍白馬樂年少，帽簷露壓玉桃花。』真才子語也。邇年君遂簪名妓良玉樓，迨後與余音問亦漸疎，蓋方羊車出入不暇也。君又有

『未必相逢有再生』之句，余甚愛之。幾於汲汲顧影者矣。

雲口佳句。如『高樓玉笛美人心』(秋夜)『夜深還恐玉人寒』(秋情)『漠漠晚烟圍水閣』(秋情)『綠楊低拂水平流』(東湖)『夜寒溪口凍雲深』(閉門風雨理搖琴) (歸湖上) 鈍根人不能道其一字。玉如和余蝶詩：『占盡江南粉一肩』則必傳之句也。

雲口秋情詩數首，佳句甚多。又有句云：『連江霧色白漫漫，月冷秋千院落寬。』其近句：『飄來寒食雨，盼到踏青期。』亦極有致。諸人皆已六七年不通音問，諒其造詣必益臻高古，非復往時綺麗。然少作亦愈可珍矣。

癸丑余有九月四日記事詩云：『迸作愁人一片心，雁飛風急暮山沈。遙憐天末音書達，獨坐無眠淚溼襟。』新愁舊緒兩如何。百歲光陰瞥眼過，此事明知君欲怨，尋思祇覺負心多。』恰早相逢在此生，忍教飄散趁時名。白雲黃葉勞征夢，始覺前言太有情。』

辛稼軒詞有云：『驀然回首，那人却在燈火闌珊處。』余詩有句云：『夢回月暗午烟散，人在綠陰燈火中。』此情此景，不堪追憶矣。

癸丑蟄園席上贈客二首云：『曾聞鱗羽重虬鸞，似此風神並世難。昨夕相逢猶恨晚，歸燃銀蠟寫真看。』玉樹臨風皎若神，座中輝映盡生春。相看不飲真癡絕，應見周郎似飲醇。客姓□，□□人，美姿容。甲寅遊學東瀛，數月假歸，以病驟卒，年僅弱冠。

某君喜得余書示婦云：『里門停驛騎，遠道有佳音。姓已深閨認，詩教並兒吟。却因憐惜意，問起別離心。何日還窺壁，供廚佐共斟。』蓋期以山公穴壁事矣。情款摯密，詩尤一氣轉折有致。

劉越石豪傑之姿，乃有『胡姬年十五』一詩。孫興公跡弛之士，乃有『情人碧玉歌』。皆似齊梁以後人語，吾所不解。

第一樓，鍾陵酒肆也。余訪友兩過之。有詩云：『聽說鍾陵好，扁舟興欲騰。正宜初近夜，還望最高層。裾屨千觴酒，笙歌四座燈。再來風景異，惆悵曲欄憑。』蓋無復舊觀矣。

甲寅冬題某兩女士文并畫二首云：『潛居彤管手親編，雅重還應壓後賢。鉛槧商量吾避席，竟教傾倒珮環前。』清絕瓊窗韻事同，靈心銷向彩毫中。舊摹一百春風面，持較眉

圖恐未工。』余幼有鉛素仿古仕女百幅。

□雲□嘗云：『□平□才調爲一時諸人之冠。』甚確。其都中應徵落花落葉十數律，好句不可勝數。余與雲□書稱『暮雨吳江亂釣筒。吳郎』，卽其落葉句也。

午晴花影，婀娜可愛。對此忽誦平□句：『枝枝葉葉影相扶』，覺其有寫生之妙。又嘗有句云：『短短荷花小小萍。』君愛用疊字如此。

平□句：『暗葉蕭蕭護草蟲。』余偶誤爲落葉，終不覺佳，後見爲暗字，生面畢露矣。

柳□寄京中友人云：『未能許國聊稱士，如此持身真愧人。』傳誦一時。又有『登高臨雉堞，望遠見龍沙。』（九日南昌作）『月明此夜愁聞笛，草綠征途試着鞭。』（送友入京）皆雅切。

余舊題宮閨瑞鷓鴣詞，中有云：『銀蒜翻嫌新月上，金根乍怯小池涼。』『風吹粉面教遮扇，露濕羅衣未卸妝。』少作淺薄可哂。又題拜月圖一絕云：『丹青自寫廣寒圖，瓜果堆盤夜正娛。拜罷笑看明月好，金釵翠袖影模糊。』亦穉弱。